

文化人类学

理论方法研究

◎ 黄淑娉 龚佩华

文
化
人
类
学
理
论
方
法
研
究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

黄淑娉 龚佩华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黄淑娟, 龚佩华著. —3 版.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6

ISBN 7-5361-1853-8

I. 文… II. ①黄… ②龚… III. 文化人类学 - 理论 - 方法 -
研究 IV. 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3319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政编码: 510075 电话: (020) 87557232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原广东邮电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5.125 字数: 405 千字

2004 年 6 月第 3 版 2004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7 001—12 000 册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我在青年时代留学美国学习人类学，回国后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用于我国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人类学研究。我深切地希望人类学能够为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服务。解放前老一辈人类学家陆续地分别把西方各派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介绍到中国，为中国人类学的建立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就提出了批判地学习和吸收西方人类学的任务，需要写出专著系统地评介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但由于当时的各种条件和原因，这一任务始终未能完成。

今天，我终于看到了我的学生黄淑婷和龚佩华两位同志撰写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一书的出版，感到十分欣慰。这两位同志一向热爱人类学事业，勤奋治学，在教学、科研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她们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几十年来跋涉于许多民族的山山水水之间，从事实地调查。至90年代，仍坚持每年不止一次地赴少数民族和汉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这本专著是她们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深入钻研取得的研究成果。我祝贺两位同志所做出的成绩，并乐以为序。

林耀华
1995年9月3日

前　　言

我们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西方人类学说”及“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课程多年，深感需要写一本全面系统评介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书。这本书可适用于人类学专业的不同层次的学生。本科生可用作专业参考书，硕士研究生可从中了解本专业领域的主要理论及其论据，博士研究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钻研各学派的理论方法。

这本书不局限于对文化人类学各个学派的主要理论作客观的介绍，同时还进行了必要的评论。不论这些评介是否得当，它们终究是我们的教学和研究的成果，所以书名称为《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

1992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使这本书得以写成，谨向基金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文化人类学诞生于西方，经过100多年，形成了本学科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不同时期相继产生的各个学派，都在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问题上进行探索，寻找规律，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从学术史的发展上看，各学派的立论都与前人的学说紧密相关。有的是继承发展，有的提出新的理论和阐释，有的针对前人某方面的缺陷，开拓了新的研究。一般说来都是从某个角度某个方面补前人之不足，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各个学派不同程度地以自己的贡献充实着和完善着人类学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也曾出现过某些停滞或倒退的现象，如对一些进步的理论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攻击，或者在批评其缺点的同时“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各派理论反映了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反映了作者

本身的立场和世界观。

具体地说，和人类学同时诞生的进化学派开创了对文化的科学的研究，摩尔根、泰勒等提出了文化、社会进化的时间序列，着重文化的纵向发展；尽管后来长期受到激烈的抨击，但它在人类学中的历史地位仍然不可动摇。传播学派研究物质文明的地理分布，说明文化移动的空间序列，注意不同文化之间的横向联系；文化的移动、传播是普遍现象，该学派的一些理论和解释是合理的，但后来有些代表人物走得太远，以至陷入荒诞境地。

法国社会学派以集体表象和提出功能分析对人类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强调制度的功能使社会的整体的需要一致而获得协调，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功能学派的功能—结构论发展了功能研究法，认为一个社会及其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整体有自己的结构，各种社会制度是整体的组成部分，各部分各具功能，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该学派明确地提出了文化三因子，包括物质文化、社会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强调人类学研究必须坚持实地调查，并倡导应用人类学。但他们忽视历史研究，该学派的继承者们呼吁要加深研究的历史幅度，重视历史方法。

美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博厄斯开创了新一代人类学。他提出了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强调社会文化研究整体重于局部，而局部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整体。他认为各个民族的历史都是特殊的，应力求以事实确证阐明见解，因而这派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掌握了详尽的民族志资料。他们对文化的研究，如文化区域、文化形貌、文化模式、文化与人格、文化变迁等，都在某一方面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有所建树。但他们反对进化论、反对历史主义、反对社会发展有规律是十分明显的。

从 19 世纪中叶人类学诞生之后的 100 多年间，世界五大洲的土著人民的生息繁衍为这门学科提供了活生生的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主义制度崩溃，取得了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不欢迎西方人类学家去进行田野调查，西方人类学出现了危机。人类学在

理论方面没有显著的进展。

风行一时的结构主义以寻找全人类共同的心理结构为主旨，主张人类学应研究隐藏在社会生活背后的深层结构、用以解释社会现象的无意识模式。由不同的文化分析揭示人类的认知法则，可以开阔人类学的视野。但结构人类学的一些理论抽象难解，无法验证，没有可操作的方法。这样的研究解决不了重大的社会问题。

美国的新进化论派的人类学家，对文化系统的研究，先后提出了在文化系统中技术经济起决定作用的能量说，技术经济环境起决定作用的文化生态学。此外还有除了技术经济环境之外更强调人口因素的决定作用的文化唯物论。他们各自强调了技术经济、生态环境、人口因素对文化系统和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这些认识是唯物主义的，虽然有机械论的一面。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回复到进化论。

区别主位研究法和客位研究法，引起了人类学者的重视，起着积极的作用。

随着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热潮的兴起，有些人类学者认识到已有的人类学理论在研究社会文化现象上之不足，要寻找新的解释，因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新的思潮。如认知人类学通过对文化的某一领域的语汇分析，寻求某一群人的认知结构，认识他们心中的世界；象征人类学视文化为象征系统，文化是通过象征形式表现的意义模式；解释人类学认为文化的分析不是寻求规律性的实验科学，而是寻求意义解释的科学。研究符号、象征、心理、观念，将观念文化研究引向深入。

与传统的人类学研究相比较，人类学的当代思潮有这样的倾向：第一，研究的目的，不是寻找社会文化的发展规律而是不讲任何规律；第二，研究的对象，不是研究社会实际而是研究与社会实际相脱离的抽象观念，不是研究人类群体而是研究个人；第三，不是根据客观的科学事实得出研究结果，而是凭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想

法做出结论。

对西方人类学的理论，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采取批判地吸收的态度。我们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为指导，对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作恰如其分的评介，但由于我们学习不够，水平不高，表述不一定正确。各学派学者们的论著很多，本书只能介绍其主要代表人物的论点和论据。考虑到国内不易找到有关的资料，书中尽量加以引述。我们可能搜集到的国内外的重要资料毕竟有限，加之外文水平的限制，对资料的理解不一定准确。为了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还联系中国民族的调查研究资料加以说明。

由于教学和行政工作任务繁重，时间紧迫，研究得不深入，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专家和读者们予以指正。

衷心感谢我们的老师林耀华先生抽空阅读了我们的稿子，并为本书作序。人类学、民族学界的老前辈们对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创造性研究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信心和鼓励，也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

本书稿是黄淑娉和龚佩华共同研究、讨论、分工执笔的。其中前言、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后半部、第六章末文化相对论、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后半部、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四章由黄淑娉执笔，第三章、第五章前半部、第六章、第九章前半部、第十三章由龚佩华执笔。

目 录

序	林耀华
前言	1
第一章 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	1
第二章 进化论在人类学中的地位	13
第三章 文化移动和传播	57
第四章 杜尔干与法国社会学派	77
第五章 功能—结构论	101
第六章 博厄斯与美国历史学派	156
第七章 文化变迁与涵化	216
第八章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	243
第九章 新进化论	289
第十章 文化唯物主义	334
第十一章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353
第十二章 西方人类学的当代思潮	375
第十三章 苏维埃学派	402
第十四章 中国人类学的回顾与展望	426
主要参考书目	464

第一章

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体质和社会文化的学科。人类学，英语 Anthropology，源于希腊文二字——Anthropos（人）和 Logia（研究），意思是人的科学的研究。

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近代才形成的。但有关人类学的知识资料则发源很早。在古代，人们已认识到不同的人类群体之间互有差异。古埃及第 19 王朝的金字塔中绘有埃及人、亚洲人或闪米特人、南方黑人、西方白人等不同族体的图像。古代巴比伦、亚述、波斯、印度都有当时不同族体情况的记载。公元前 5 世纪，被称为西方“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在他的传世之作《历史》一书中，生动地记述了西亚、北非和希腊地区许多族体的体形特征、居住环境、语言、习俗、制度和信仰。公元前 1 世纪罗马名将 G. J. 凯撒的《高卢战记》和 100 多年后罗马帝国史学家 C. 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描绘了古代日耳曼人各部落的经济活动、政治组织、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其中许多是第一手资料。中世纪一些学者、旅行家、商人写过不少记述欧洲、地中海沿岸、东亚和南亚的族体的著作。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所写游记盛道东方文物昌明，详尽地描述了中亚、南亚和中国各地区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典籍中，人类学资料源远流长，极为丰富。甲骨文记载，殷商时期，我国西部居住着氐羌部落，西北部有吉方、土方、鬼方和苼方，东南部有人方。周代就以语言、服饰、礼仪、习俗为标志来区分华夏与四方的蛮夷戎狄，“五方之民，言语

不通，嗜欲不同。”^① 蓄发冠带右衽是华夏族的重要特点，有别于四夷的被发左衽，断发文身。《山海经》记述了先秦以前的古国古族。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曾漫游中国，实地考察，他的不朽之作《史记》中的匈奴、西南夷、东越、南越等列传，开创了为我国境内少数民族撰写传记的体例。《二十四史》中绝大部分史书都载有当时国内许多民族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习俗的资料。此外，还有记述我国少数民族的专著和地方志书。如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和袁康《越绝书》记吴、越二国兴亡和越族情况。三国吴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当时居住在台湾的古越人、高山族的先民。晋常璩《华阳国志》对当时西南地区巴、蜀、昆、叟、氐、羌、濮、楚等族的活动、社会制度和文化特点都有记述，“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其装饰“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但“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唐樊绰《蛮书》除了记唐与南诏史事之外，还根据前人的资料和自己的实地见闻记述云南各民族的社会生活，有关服饰和习俗等有详细的记载。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和周去非《岭外代答》，对居住在岭南和沅江上游五溪流域的瑶、黎、壮、苗、土家等族的情况，有具体的描述。元李京《云南志略》记录云南各族的饮食、装饰、婚姻、丧葬习俗，生动逼真，说僰人“人死，浴尸束缚，令坐，棺如方柜，击铜鼓送丧，……既焚，盛骨而葬”；彝族“男子椎髻，摘去须髯”，“嫁娶尚舅家，无可匹者，方许别娶”；西双版纳傣族“男女文身”，“多起竹楼，居濒江，一日十浴”。明代陈第亲自考察台湾，撰写《东番记》，描述了高山族的社会。陈诚和李暹《西域番国志》记新疆和中亚一些民族的情况。钱古训和李思聪《百夷传》记载今云南德宏州傣族历史地理、社会文化，是作者亲历其境根据见闻写下的真实记录。清椿园七十一《西域闻见录》记新疆及邻近各族居室、饮食、服饰、禁忌、节日习俗；余庆远《维西见闻记》根

^① 《礼记正义》卷 12，《十三经注疏》上册，1338 页。

据实地调查记录滇西纳西、藏、傈僳、白、普米、怒等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习惯。

我国的学者、航海家、旅行家很早就把眼光投射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司马迁写了朝鲜和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等中亚诸国。历代史书都记载了与我国相邻诸国诸族的历史文化，还流传下来一些著名的旅行传记。如东晋法显《佛国记》，记录所经历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 20 余国的风物民情。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是他旅行印度、中亚各国见闻的记述。宋赵汝适通过采访前来福建泉州等地贸易的外国商人，写成《诸蕃志》，记东自日本、西至摩洛哥诸国；元汪大渊两下东、西洋，写《岛夷志略》；周达观随元使访问真腊，写《真腊风土记》，记所闻见。这些书籍既是地理名著，也包含许多弥足珍贵的民族志资料。明代航海家郑和七次远航，率船只和军卒“通使”西洋，到过 37 个国家和地区。三保太监下西洋的壮举比西方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行早半个多世纪。随行人员马欢撰《瀛涯胜览》，费信撰《星槎胜览》，巩珍撰《西洋番国志》，记录了他们所亲历的亚、非各国的地理物产，各族的生产生活、风土民俗。

世界各国从古代到近代所积累的丰富的人类学资料，反映了各个时期人们对不同人类集团的观察和认识，这些认识又启发着人们去思索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类社会文化的性质和发展等问题。

十五六世纪新航路的发现进一步沟通世界。从 18 世纪中叶起，由英国开始继而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加速发展，各国相继到全世界去建立殖民地，给亚、非、美洲人民带来了殖民奴役。西方所谓“地理大发现”时代就是指对殖民地的拓殖。殖民地的开拓使欧洲人与非西方文化尤其是各地土著民族的原始文化相接触，使一向与世隔绝、鲜为人知的东南亚矮黑人，黑非洲丛林中的狩猎采集者，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岛屿上的土著，以及遍布于南、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都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航海家、地理学家、传教士和商人们发现各地土著居民集团习俗歧

异，体形、头发、眼睛、肤色不同。这些现象提出了两类问题，一是人类从何而来，为什么有不同形态？二是各种人类集团为什么有不同的生活习惯？人类学就是为解答这些问题而兴起的。为解决前一类问题而有人类体质形态的研究，为探索后一类问题而有人类社会文化的研究。人类学作为独立学科在 19 世纪中叶遂告形成。

为什么人类在追求各种知识的过程中，这么晚才研究自己呢？有的人类学家对这一问题作过详细的阐述，认为从科学史上看，人们最先研究的是距离人类最远，对人类行为所起的决定作用最小的现象。所以物理科学形成得较早，以后是生物科学，再后是社会科学。这是因为，人们认识世界，首先在天体接着在地球物理现象的领域区别自我与非我，以后是在生物学领域的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的各类现象中区分出自我与非我。天文和物理现象较之生理和心理过程，对人类行为的决定性影响更间接和微弱。在对人类行为影响最强大最直接的经验领域，科学产生得最迟，成熟得最缓慢。因此，所研究的现象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的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产生得就比较晚。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包括传统的生活方式、风尚习俗、典章制度、观念意识等，对人类行为起着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①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自身，即研究人类体质和社会文化的学科，产生只有 100 多年的历史。它诞生不久，恩格斯就指出人类学是“从人和人种的形态学和生理学过渡到历史的桥梁。这还要继续详细地研究和阐明”^②。

在人类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关于本学科的不同名称，如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这些不同名称的存在和使用，在对学科内容不甚明了的情况下，容易混淆视听，甚至引起学科分类上的困难，影响学科的发展。经过深入

^① 见 L. A. 怀特：《文化科学》，第五章，曹锦清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52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研究，可以认为，使用不同名称与学科本身的发展有关，也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以及研究者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概括地说，所使用的学科名称，或者说人类学的学科分类，可分为欧洲大陆式与美国式两大类。

作为学科的名称，最早使用的是民族学，后来才用人类学。两者曾经互相兼容并包，有时民族学包括人类学，有时人类学包括民族学，有时相提并论，有的地区民族学学科名称逐渐为人类学所取代。民族学，英语 Ethnology 源于希腊文 Ethnos 和 Logia，意思是族的研究。这个名词引用于科学始自 19 世纪初，法国物理学家让·雅克·昂佩勒在 1830 年制订科学分类表时，把它划为一个单独学科。人类学一词是 1501 年德国学者洪德（M. Hundlt）最早使用的，指人体解剖和人的生理研究，不同于后来人类学的含义。1839 年巴黎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民族学会，该会纲领称民族学研究旨在“鉴别人类种族的要素，其身体构造、知识与道德的特质，语言、历史的传统”。1859 年法国人类学会成立，认为人类学研究人类的生命与生活的全部，将民族学附属于人类学。俄国于 1845 年在地理学会内成立民族学分会，奥地利民族学会成立于 1894 年，德国于 1869 年成立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学会。至今在俄、德、奥等欧洲大陆国家，用人类学一词指体质人类学，其研究对象为人类的体质形态；民族学则研究人类的社会文化。英国早在 1843 年就在伦敦成立民族学会，至 1863 年成立伦敦人类学会，人类学才包括体质和文化的研究，1871 年两会合并为人类学院，后来又将研究文化的部分称为社会人类学。美国于 1842 年在纽约成立民族学学会，1879 年建立华盛顿人类学协会，1901 年把人类学分为体质和文化两个部分，创立了文化人类学这个名称，1902 年成立美国人类学协会。

上述情况说明，人类研究自己本身，包括体质的外表征状和各个不同群体文化之异同，而标志着不同文化的群体主要是以族的（ethnic）群体相区分的。在本学科诞生地的欧洲，早期以民族学

后来又以人类学作为学科名称，包括人类体质和文化的研究，是顺乎自然的事。随着生物科学的发展，特别是 1856 年在德国尼安德特河谷发现古人化石及其后古人类化石的不断发现，对人类起源、体质形态和人类种族研究的不断深入，便从人类学中专门分出体质人类学。人类学包括体质和文化两大部分。在学科名称上，或者以人类学一词包括人类体质和文化的研究；或者以人类学一词专指体质人类学，人类群体的社会文化则由民族学来研究。

明确了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的概念和这两个名称的使用之后，便可以集中讨论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三个名称。如上所述，在欧洲大陆，民族学是指研究人类族体的社会和文化的科学。《苏联大百科全书》民族学条认为，“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一门社会科学，研究民族的起源、风俗习惯、文化与历史的关系，基本对象是形成该民族面貌的民族日常文化传统特征。”20世纪 20 年代以前，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三者所包括的内容和应用范围，大体上说是相同的。文化人类学一词由美国考古学家、曾任芝加哥自然史博物馆和华盛顿史密森学会人类学部主任的霍姆斯（W. H. Holmes）于 1901 年所创用，当时旨在研究人类的文化史。1920 年以后，美国人类学加入了新的内容，扩大了应用范围，包括四个领域或分支，即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部分，而将民族学、考古学（主要是史前考古）和语言人类学包括在文化人类学之内，从而表现出以文化人类学涵盖或取代民族学的倾向。但至今美国政府仍设有民族学局，还有美国民族学会和《美国民族学家》杂志。人类学的这种学科分类对欧洲的一些国家也有一定的影响，他们的民族学包括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民族学下又分狭义的民族学、史前民族学和语言民族学。^①

美国文化人类学研究范围扩大到包括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有着与美国情况相适应的特定历史背景。20 年代前后美国的

^① 见《大英百科全书》，第 15 版，英国的人类学条，1980。

人类学家们对印第安人开展了广泛的民族学调查，在印第安民族志的编写方面做出很大贡献，直接推动了学科的建设。那时人类学还以没有文字的土著群体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原始文化。作为异文化和非西方文化，印第安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理想对象。印第安人属蒙古利亚种，体质特征不同于白人，体质人类学自然地要研究印第安土著。对印第安各部落的民族学调查，描绘出各集团的社会面貌和构成成为文化的各方面的现状，是取得文化资料的最主要来源。考古学通过发掘往日的文化遗物，可以研究在不同的自然和文化条件下社会文化的演变，从历时性研究上并以年代确凿的资料弥补民族学以共时性研究为主之不足。但是美国人大多是欧洲移民及其后裔，历史不长，考古研究主要还是考印第安人之古，无论是著名的古代印第安玛雅文化、印加文化或其他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自然地与人类学结了不解之缘。至于将语言学包括在文化人类学当中，或称之为语言人类学，也有着上述的同样原因。印第安语言很复杂，有人说可分为五六十个语系，至少也得分为十几个，研究没有文字的印第安文化，语言研究当然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社会人类学是英国采用的学科命名，1908 年由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Frazer）提出，其后为英国几所著名大学所采用。之所以称为社会人类学，是因为它以着重研究社会组织为其特点。初期主要研究殖民地土著民族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婚姻家庭、法律、道德、礼仪、宗教等；后来以部落社会的组织制度、社会结构为研究中心。这显然与英国这个老殖民帝国为了进行殖民统治，需要保留土著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利用他们的首领作为代理人进行非直接统治有关。

世界各国对人类学学科的界定和分类多种多样。但不论采取哪一种解释，欧洲大陆所称民族学、美国所称文化人类学和英国所称社会人类学都是互通的。其根据是，它们的研究对象、方法、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大体一致。它们都是研究人类群体的社会文化及其发展规律，都强调实地调查、直接观察的方法，进行不同文化的比

较研究。在理论体系上它们是相同的，没有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区分，它们共同创立和使用这些理论，各个学派提出的理论都无不是探索文化演变和发展的规律。从事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工作者彼此视作同行。按照带美国色彩的解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稍宽一些。民族学以研究民族及其特点为主，文化人类学则不局限于研究族体而是研究人，民族特点问题处于次要地位。近年，还出现社会文化人类学一词，用于指称研究文化的、社会的人类学部分。

至于亚洲国家方面，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采用欧洲大陆式，1934年建立日本民族学会。早在1884年就成立的日本人类学会是研究体质的。战后随着美国学术思想的渗透，目前日本同时使用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用语，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爱好使用。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是日本民族学的研究中心，高等学校逐渐用文化人类学来代替民族学。朝鲜、越南采用欧洲大陆式。印度同英国一样使用社会人类学作为学科名称。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进行对某一领域的现象所特有的矛盾的研究。这里不谈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而着重讨论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对不同人类群体文化的相似性和相异性做出解释，应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和解决现代人类社会有关的实际问题。与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相联系，以及由于对异文化的兴趣，过去文化人类学以研究没有文字的原始民族为主要对象。随着原始民族的逐渐消逝和变化，近几十年的研究已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而是把工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包括在内，尽管美、英等西方人类学家注意的中心还是过去传统上的非洲、大洋洲和亚洲。

文化人类学既是研究文化现象的科学，重要的概念是文化。关于文化有许多种定义，据美国人类学家A. L. 克罗伯和C. 克拉克